

## 吾臺詩學日東升，櫟社第一負盛名--關於櫟社之成立及其影響\*

顧敏耀\*\*

臺灣自乙未改隸之後，傳統文人一方面藉由詩社活動以延續一線斯文，一方面則可發揮其古典漢文之所學，並與各地傳統詩人互通聲氣，聯繫情感，此即連橫所述：「海桑以後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逃於詩，以寫其侘傺無聊之感。一倡百和，南北並起」<sup>1</sup>。日本政府也樂於以漢詩作為拉攏與懷柔的工具，而新式報刊媒體的發行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。櫟社正是當時全島赫赫有名、頗具代表性的重要詩社。



櫟社二十年題名碑，顧敏耀攝

目前仍矗立於霧峰林家花園內的「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」，刻有林幼春在 1921 年所撰寫之碑記，殆為櫟社創立歷程的代表文獻。文中首段即云：「櫟社者，吾叔癡仙之所倡也。叔之言曰：『吾學非世用，是為棄材；心若死灰，是為朽木。今夫櫟，不材之木也，吾以為幟焉。其有樂從吾遊

\* 主標題詩句摘自陳虛谷〈櫟社四十週年紀念〉，詳見內文。感謝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，謹致謝忱。本文為筆者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「區域文學史編纂計畫」之部分研究成果，特此說明。

\*\*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博士，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專案計畫協同主持人

<sup>1</sup> 連橫《雅堂文集》，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），頁 46。

者，志吾職！」同時，賴丈紹堯及予聞其言而贊之。既而，傅君鶴亭、陳君滄玉、陳君槐庭、呂君厚菴、蔡君啟運、從兄仲衡聞其風而贊之，始定社章、立題名錄，為春秋佳日之會。」<sup>2</sup>清楚的揭示了櫟社的主要倡立者為林癡仙(1875-1915)、創立之動機是要發揮莊子所謂「無用之用」、創社成員包括林氏叔姪共有九位。該文又有記載：「溯自壬寅結社，至是二十年矣。經營肇始於癡仙、規模大具於鶴亭，提攜羽翼，則又灌園之力為多。」<sup>3</sup>則可獲知正式創立年份為 1902 年(明治 35 年，歲次壬寅)、對櫟社最具功勞的三位人物是林癡仙、傅錫祺(1872-1946)、林獻堂(1881-1956)。

櫟社從創立之後不久，就迅速成為全臺詩壇重鎮<sup>4</sup>，與 1906 年成立的南社<sup>5</sup>、1909 年成立的瀛社<sup>6</sup>鼎足並列為全臺三大詩社，彰化詩人陳虛谷曾追記櫟社早年之盛況云：「吾臺詩學日東升，櫟社第一負盛名。少時不識其真價，但聞嘖嘖相推稱。社員個個皆俊秀，癡仙南強尤錚錚。一似李白一杜甫，豪放沈鬱有定評。書家天淘與太岳，史學連橫推獨精。雲從尚峰才絕好，少年如此殊罕睹。詩書過眼便成誦，至今猶被人稱道。」<sup>7</sup>南社社員蔡佩香分析櫟社興盛之原因為：「以其社友多富。無論經費可以維持。即俯仰安閒。亦可坐待分韻。故每逢課期。交卷者甚夥。若南社則素無經費。且諸社友亦各有職任。無一閒散之人。是以每值課時。而交卷者絕少。」<sup>8</sup>確實，社員經濟狀況優渥、不必為了生活而汲汲營營，確為櫟社先天上之優勢，至於林家在霧峰的宅邸(包括萊園)、在大墩的「瑞軒」<sup>9</sup>等，更是騷人墨客聯吟雅集的絕好場所。此外，該社更從 1906 年清楚制訂了〈櫟社規則〉十七條<sup>10</sup>，爾後陸續還有修訂增補，俾使其運作能夠有所遵循，此即許俊雅所指出：「櫟社雖是一傳統詩社，但其組織運作頗具現代精神，有人事組織、基本財產金、收支決算、無記名投票、開會議決事項等等，

<sup>2</sup> 林幼春〈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記〉，傅錫祺《櫟社沿革志略》(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)，頁 43。

<sup>3</sup> 林幼春〈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記〉，傅錫祺《櫟社沿革志略》，頁 43。

<sup>4</sup> 不著撰者〈櫟社領袖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2 年 4 月 23 日，第 5 版。

<sup>5</sup> 連橫〈臺灣詩社記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00。

<sup>6</sup> 連橫〈臺灣詩社記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00。

<sup>7</sup> 陳虛谷〈櫟社四十週年紀念〉，《南方》，第 168 期，1943 年 2 月 1 日，頁 31。

<sup>8</sup> 南樵〈掬月樓詩話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8 年 2 月 5 日，第 3 版。

<sup>9</sup> 早期櫟社大型活動多在「瑞軒」，在臺中公園陸續闢建而遭到徵收後，1912 年以後大多在萊園，見廖振富、楊翠《臺中文學史·上》(臺中：臺中市文化局，2015)，頁 75。

<sup>10</sup> 傅錫祺《櫟社沿革志略》，頁 1。

呈現一種欲可久可大之理想，非圖一時集會以遊樂騁懷」<sup>11</sup>，充分表現其經營擘畫的審慎與用心。

在櫟社正式創立的前一年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即刊登報導：「臺中阿罩霧紳士洪月樵、林峻堂、林幼春、賴紹堯、呂厚菴、陳滄玉諸君，倡首設一詩社，顏曰『櫟社』，每於風晨月夕閒裡暇餘，相與覓題尋句，吟詠其間，而以洪君月樵主執牛耳，所作之詩，儘堪問世，此風復起，宜乎臺中多詩士也。」<sup>12</sup>此殆為報社記者於櫟社醞釀籌設之際，即根據傳聞而撰寫成文，雖與事實略有出入<sup>13</sup>，不過也可看出當時櫟社「未演先轟動」之情形，且文末所述「宜乎臺中多詩士也」則是指出櫟社對於中部詩風之鼓舞具有積極正面之效，觀乎林癡仙之「集諸同好互為唱酬，旁且誘掖獎勸，不遺餘力」<sup>14</sup>，洵屬實情。

櫟社影響層面並非僅限於中部地區，林獻堂在 1930 年曾對眾社員表示：「櫟社創立已〔以〕來，經三十年矣，為臺灣詩社之鼻祖，臺灣文學之曙光得有今日，雖非盡櫟社之功，然櫟社亦與有力焉」<sup>15</sup>，女詩人吳燕生則更盛讚說臺灣詩社之林立與詩風之興盛，「揆厥由來，則當首推中部之櫟社」、「今日臺灣之得有如斯盛況，是皆櫟社諸公，有以使之然也」<sup>16</sup>。

縱然櫟社並非全臺最早創立之詩社，至少在前面就還有日本在臺漢詩人在 1896 年成立的玉山吟社<sup>17</sup>、連橫等臺南詩人在 1897 年創組的浪吟詩社<sup>18</sup>、苑裏蔡啟運與鹿港陳槐庭同樣在 1897 年創立的鹿苑吟社<sup>19</sup>，不過日治初期的這些詩社往往「不大張旗鼓，只佳日雅集，陶寫性情，其詩亦多未公表，世人亦未解詩社為何物」<sup>20</sup>，櫟社則是第一個較具規模、活動

<sup>11</sup>許俊雅《黑暗中的追尋--櫟社研究》(上海：東方出版中心，2006)，頁 20。

<sup>12</sup>不著撰者〈詩社風流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1 年 10 月 3 日，第 4 版。

<sup>13</sup>洪月樵即鹿港著名詩人洪棄生(1866-1928)，其實並未真正加入櫟社，只是與林癡仙、林幼春之交情頗深，也會參加櫟社的活動，可參考廖振富〈櫟社與鹿港之淵源及其相關作品探析〉，《櫟社研究新論》(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6)，頁 241-306。

<sup>14</sup>傅錫祺〈序〉，林朝崧《無悶草堂詩存》(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)，頁 1。

<sup>15</sup>見林獻堂《灌園先生日記》(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06)之 1930 年(昭和 5 年)4 月 1 日。

<sup>16</sup>吳燕生〈祝櫟社二十年紀念會〉，《詩報》，第 26 期，1931 年 12 月 15 日，頁 13。

<sup>17</sup>黃美娥〈玉山吟社〉，許雪姬《臺灣歷史辭典》(臺北：行政院文建會，2004)，頁 260。

<sup>18</sup>連橫〈臺灣詩社記〉，《雅堂文集》(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)，頁 99-100。

<sup>19</sup>林偉洲、張子文、郭啟傳撰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--明清暨日據時期》(臺北：國家圖書館，2003)，頁 710-711。

<sup>20</sup>謝汝銓〈全島詩人大會絀緒〉，林欽賜編輯《瀛洲詩集》(臺北：光明社，1933)，未

力以及連續性的詩社，成員幾乎都是素具人望的地方領導階層，動見觀瞻，乃有風行草偃之效。

櫟社創立當年就規劃了固定的活動--「春秋佳日，會集一堂，擊鉢分箋，互相酬倡」，詩會常常一辦就是三天三夜，也會邀集南北各地詩人參加<sup>21</sup>，甚至還有書畫、音樂、圍棋作為餘興節目<sup>22</sup>，詩會課題十分多樣化，包括具有地方色彩的〈鐵砧山弔古〉、〈春日遊臺中公園〉、〈過林剛愨公祠〉、〈臺中竹枝詞〉等、吟詠新事物的〈捲煙草〉、〈眼鏡〉、〈噴水池〉、〈汽車〉等。櫟社詩人平時也積極與其地區之詩人互動交流，賡歌唱和，揚風挖雅，例如 1909 年 8 月 3 日，「臺中櫟社詩人謝頌臣、林癡仙、陳槐廷、傅錫祺、林獻堂諸君。日前聯袂來北。而南社陳瘦雲、蔡南樵兩君適至。不期而會。瀛社諸同人有志者。於本日午後五時。為開歡迎會於艋舺平樂遊旗亭。亦一時之雅事也。」<sup>23</sup>。櫟社在 1911 年更成功邀請當時正流亡日本的梁啟超(1873-1929)來臺訪問交流，受到臺灣傳統文人界的盛大歡迎，引起廣泛迴響<sup>24</sup>。櫟社每屆十週年則有盛大舉辦之紀念會，譬如「辛未消冬，櫟社開三十年紀念會，鑄一詩鐘。銘曰：『小叩小鳴。大叩大鳴。願我多士。雅韻同賡。振聾發聵。勿墜清聲。』社長傅鶴亭先生首擊。而社員順序擊之。清音悠遠。詩成。盡歡而退。」<sup>25</sup>活動設計頗具創意而且寓意深遠。此外，《櫟社·第一集》、《櫟社沿革志略》、《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》等詩社相關文獻陸續編輯出版，社員也有詩作發表於報紙期刊，充分利用了新式印刷術與大眾媒體。

諸如此類，櫟社創立之後，以其豐富而多元的活動樣貌、優秀的詩作成果，在在都影響了其他詩社，對於臺灣詩風之推動，與有力焉，於臺灣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。

---

標頁碼。若干研究論述徵引此文時，篇名之「紬緒」誤作「抽緒」，該詞為「整理頭緒」之意。

<sup>21</sup>傅錫祺《櫟社沿革志略》，頁 1-2。

<sup>22</sup>不著撰者〈櫟社大會豫定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 年 4 月 10 日，第 7 版。

<sup>23</sup>不著撰者〈瀛社員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9 年 8 月 3 日，第 7 版。

<sup>24</sup>顧敏耀〈創作空間與文學地景--菜園·櫟社·梁啟超〉，《臺灣文學評論》，第 11 卷 1 期，2011 年 1 月，頁 44-56。

<sup>25</sup>饒紅〈餐霞小紀〉，《三六九小報》，1934 年 2 月 26 日，第 2 版。